

溫國文正公文集

二十七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六十二  
書啓五

答孫察長官書之翰待制

答福昌張尉未書

與王樂道書

新知磁州煥大夫游古書

答范景仁論養生及樂書

與范景仁書

答范景仁書

答兩浙提舉趙宣德如書

答懷州許奉世秀才書

答武功石令飛卿啓

與劉道原書

答孫察長官書

之翰待制

十一月二十七日涑水司馬光再孫復書崇信賢令  
孫君足下蒙既書兼示以尊伯父行狀墓誌及所著  
唐史記令光為之碑以紀述遺烈以尊伯父之清節  
令望加之光自幼稚至于成人得接待周旋今日獲  
寓名豐碑之末附以不如何榮如之雖文字鄙拙亦  
不敢辭顧有必不敢承命者惟足下察之光尋日亦  
不自揆妄為人作碑銘既而自咎曰凡刊琢金石自  
非聲名足以服天下文章足以傳後世雖強顏為之  
後人必隨而棄之烏能流永久乎彼孝子孝孫欲論  
譏其祖考之美垂之無窮而愚陋如光者亦敢膺受





以爲己任是羞汚人之祖考而沒其德善功烈也罪孰大焉遂止不爲自是至今六七年所辭拒者且數十家如張龍圖文裕張侍郎子思錢舍人君倚樂卿損之宋監子下或師或友或僚采或故舊不可悉數京洛之間一知之儻獨爲尊伯之爲之彼數十家者必曰是人也蓋擇賢不肖而爲一也爲人子孫者有人薄其祖考宜如何僻疾之哉以先么麼使當此數十家之僻疾將何以堪之所以必不可承命者此也雖然竊有愚意敢試陳之唯足下之擇焉今世之人既使人爲銘納諸壙中又使它一爲銘植之隧外壙中者謂之誌隧外者謂之碑其志蓋以爲陵空有室而祖考之名猶庶幾其不泯也然一人之身爾其辭雖殊其爵至勲德無以異也而必使二人爲之何哉愚竊以爲不然矣今尊伯父既有歐陽公爲之墓誌如歐陽公可謂聲名足以服天下文章足以傳後世矣它人誰能加之愚意區區欲願足下止刻歐陽公之植於隧外以爲碑則尊伯父之名自可光輝於無窮又足以正士俗之感爲後世之法不亦美乎未審足下以爲何如也再拜

荅福昌張尉書

五月五日陝人司馬光謹復書福昌少府秘校足下光行能固不足以高於庸人而又退處冗散屬者車騎過洛乃蒙不辱而訪臨之其榮已多今又承賜書兼示以新文七篇豈有人嘗以不肖欺聽聞邪何足



下所與之過也始懼中愧終於感藏以自慰知幸知  
幸光以居世百事無一長於文亦所不閉然竊見屈  
平始為騷自賈誼東方朔嚴忌王子淵劉子政之徒  
踵而為之皆蹈襲模倣若重景疊響訖無挺持自立  
於其外者獨柳子厚恥其然乃變古體造新意依事  
以叙懷假物以寓興高場橫鶩不可羈束若咸韶護  
武之不同音而為閎美條鬯其實鈞也自是寂寥無  
聞今於足下復見之苟非英才間出能如此乎欽服  
慕重非言可追然彼皆失時不得志者之所為今明  
聖在上求賢如不及足下齒髮方壯才氣茂美官雖  
未達高遠有漸異日方將冠進賢佩水蒼出八紘聞  
訄謨黃閭致人主於唐虞之隆納烝民於三代之厚

司馬文六十二

三

林

如斯文者以光愚陋竊謂不可遽為也不宣七再拜  
與王樂道書

昨日光退與郭秀才再三評議樂道所苦蓋本非大  
病但藥物過分劑衣食不適宜致困憊如此耳光雖  
不曉醫觀樂道羸瘠雖甚然精神聲氣殊未覺衰願  
樂道姑自保養勿為過慮凡人之所賴以生者天地  
中和之氣也若不節飲食衣服直以極熱極寒踈利  
之藥循環攻之使中和之氣何以自存乎況今樂道  
之疾上熱下寒服涼藥則熱未去而寒益甚服溫藥  
則寒未減而熱益加然則所服之藥皆有損而無益  
也光愚欲望樂道盡屏去諸藥以不得已止服參苓  
類扶助胃氣可也  
只調飲食以待病氣自退飲食不惟禁止生冷亦不



可傷飽亦不可傷飢粟米性温作薄糜以藥強服之  
且有穀氣以助養臟腑衣服不可過薄亦不可過厚  
加之棄置萬事勿以經懷沉聽內視藏心于淵恬淡  
逍遙歸于自然使神安志適骨肉都鞣則中和之氣  
油然而生如此養之旬月何疾不瘳矣夫欲速則不  
達半歲之病豈一朝可愈但當去其害之者勿令過  
與不及俟氣血徐徐自復則善矣光夙夜為樂道思  
之無以出此輒敢獻其區區雖其言似迂然收効甚  
遠在聰明詳擇之

荅新知滋州陳大夫游古書

正月二十二日涑水司馬光再拜復書知府大夫足  
下光雖未獲展際然與令姪公廩相知為日固久近

司馬文六十二

四

林

蒙貺書并寵示先相國文集一通三復書人愧汗滿  
顏伏惟先相國闕才茂勲布在竹帛以其餘力發揮  
於文光自為兒未亂時固已誦相國之詩况於今日  
瞻仰遺文譬如蓬莪生泰山之隅依附而不知其高  
儵鮒歷渤澥之尾游泳而莫測其廣足下乃比之揚  
雄過明哲君子過矣此豈後進小生所宜當也前歲  
公廩校正先集欲刻板摹之廣傳於世光幸以鄰居  
公廩每有一事未明一字未正必垂訪問苟淺學所  
能及者未嘗敢有隱也所不能及者亦不敢質而闕  
之請公廩訪諸能者此特磨研編削之比耳豈足為  
有功於先集哉乃蒙足下勤勤相謝又褒借太過雖  
增君子謙謙之美顧小人不取受而有殆無地以自



處所幸者得閱藏先集以詒子孫俾轉相授以永其傳乃其志也不宜光再拜

荅景仁論養生及樂書

光啓近於夢得處連得所賜兩書聞泛西湖浮水登香棧樓望陘山起居甚適差尉勤想又蒙教以宜觀素問病原有療病導引之方且云鑄周誦漢斛已成欲令光至穎昌就觀之雖古之儒者聞善相告見善相示勤勤懇懇殆不過此其幸與感何可勝言但以家兄約非久入洛須留此待之不可捨去故未敢輕諾徒增耿耿耳景仁所教誠善矣孔子曰益各言爾志竊不自疑敢盡其所聞可以養生及治樂者薦於左右譬猶嘉穀旣殖必使傭役從而耘耨之大厦旣

司馬文六十二

五

陳傳

辨必使賤工從而礪斲之然後克成其精美景仁可能不鄙而聽之乎常記昔者與景仁同在貢院充點檢官主文試進士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論當是時場中秉筆者且千人皆以為民之生無不稟天地中和之氣也其文辭之美固多矣以愚觀之似皆未得劉康公之指常欲私出鄙意而論之因循汨沒卒不能就於今三十五年矣因景仁教以養生之道敢試言之康公之言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取福不能者敗之以取禍今成子情棄其命矣蓋所謂生者乃生存之生非始生之生也夫中者天地之所以立也在易為太極在書為皇極在禮為中庸其德大



矣至矣就其小小者言之則養生亦其一也何以知之夫人之有疾也必自於過與不及而得之陰陽風雨晦明必有過者焉飢飽寒煖勞逸喜怒必有偏者焉使二者各得其中無疾矣陰陽風雨晦明天之所施也飢飽寒暑勞逸喜怒人之所爲也人之所爲苟不失其中則天之所施雖過亦弗能傷矣木朽而竭處焉肉腐而蟲聚焉人之所爲不得其中然後病襲焉故曰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也是以聖人制動作禮義威儀之則所以教民不離於中不離於中以定命也能者則養其中以享福不能者則敗其中以取禍是皆在己非在它也詩云人而無禮胡不遄死記曰人有禮則生無禮則死人無禮則矣中失中

則棄命矣劉康公所以能知成肅公之將死蓋用此道也彼素問病原之說雖佳恐漫汗支離不若此道之爲明且約也昔者聖人造次而動不爽於和縱心所欲不失其中施之於身則有餘矣將以教天下垂後世則未能也是故調六律五聲八音七始以形容其心制吉凶賓軍嘉禮以軌物其德使當時及後世之人雖四海之遠千載之久聽其樂則洋洋乎其心和常若聖人之在其上循其禮則肅肅然其體正常若聖人之處其旁是以大夫無故不徹箕箒士無故不徹琴瑟朝夕出入起居未嘗不在禮樂之間以收其放心檢其慢志此禮樂之所以爲用也周室旣衰禮缺樂弛典章亡逸疇人流散律度量衡不存乎世



咸英韶護不傳乎人重以暴秦焚滅六籍樂之要妙存乎聲音其失之甚易求之甚難自漢以來諸儒取諸曾臆以億度古法牽於文義拘於名數校竹管之短長計黍粒之多寡競於無形之域訟於無證之庭迭相否臧紛然無已雖使后夔復生亦不能決彼周輔出於考工記事非經見是非固未得而知如漢斛者乃劉歆為王莽為之就使其真器尚存亦不足法况景仁復改其制度恐勞役心力費銅炭而已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今先王之樂餘音遺文既不可得而覩聞矣蓋亦返其本乎樂記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

司馬文正

七

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謹莊謹則嚴威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謹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此樂之本禮之原也夫樂之用不過於和禮之用不過於順二者非徒宜於治民乃兼所以養生也如光者雖知之常病未能行之今老矣猶庶幾強勉而學焉以養其餘生亦願景仁共勤此道捐其末求其本捨其流取其原致樂以和其內致禮以順其外內和則疾疹不生外順則災患不至疾疹不生則



樂災患不至則文既樂且安志氣平泰精神清明暢  
乎四支浹乎百體如此則功何以不若伶倫師曠壽  
何以不若召康衛武醫經病原皆可焚周補漢削皆  
可銷矣景仁以爲何如哉抑禮樂乃天地人之大倫  
自古大賢君子尚不敢輕議而在簡小子輒妄言及  
之是宜得誅絕之罪於聖人賴景仁之知我如鮑叔  
之知管仲也不以爲僭不以爲狂庶幾有可采擇於  
其中焉不直光再拜景仁正議七兄左右

與范景仁書

光啓范朝散來領二月二十三日及晦日兩書所云  
途中書未嘗得盡二十三日書即是也夫治心以中  
此舜禹所以相戒也治氣以和此孟子所以養浩然

溫公六士

八

者也孔子曰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  
也然則中和者聖賢之所難而來示謂光心未嘗不  
平氣未嘗不和猶不免於病此言過矣以光方於古  
人乃下之下者也於聖賢之道曾不能望其藩籬然  
亦知中和之美可以爲養生作樂之本譬如萬物皆  
知天之爲高日之爲明莫不瞻仰而歸向之誰能跋  
而及之邪邇所以薦於左右者欲與景仁龍勉共學  
之耳安能遽入其域邪至於景仁夫冬爲酒所困發  
於耳發於牙是亦過中之所爲也又云今之尺乃古  
之尺今之權衡乃古之權衡惟量比所爲律十三分  
二之大此無它出於魏晉以來貪政也光謂尺量權  
衡自秦漢以來變更多矣今之尺與權衡豈得猶是



先王之所用邪彼貪者知大其量以多取人穀豈不知大其尺以多取人帛大其權以多取人金乎且尺量權衡公私所共用也歛之以大量則給之亦以大量貪者何所得乎此則衆共知其不然明矣黃金方寸其重一斤恐亦據今之尺與權衡言之耳唐自安史之亂雅樂工器什不一存逮於黃巢蕩無子遺有殷盈孫者更按考工記始鑄鍾十二五代用之周世宗更命王朴考正其音律今以景仁律驗之在未位者已中黃鍾則是太常鑄鍾下七律也不知何故反以爲合又景仁所謂律與鬲斛之分數光未甚解豈非語其容受邪景仁亦以千二百黍爲龠則二百四十萬黍爲一斛以今斛槩之何啻大十三分之二

司馬文六十二

九

余才

邪此皆愚所不及非面議莫之盡鄙請景仁必入洛庶得相與極論養生作樂之本今景仁既不來光又不得仕鬱鬱之志殊未央也不宣光再拜

### 荅景仁書

光再拜自四月來連於夢得處領三書以無的便久未之報惟景仁必能察其非惰慢也來書主鬲斛論甚確光寡學於鐘律實所不解不足以辨是非鄙者互相攻難聊資戲笑耳今若喋喋爲報乃是求勝而強相加爭言而競後息非素志也且置是論至於中和爲養生作樂之本此皆見於經傳非取諸光之臆臆不可忽也詩云呦呦鹿鳴食野之苹鹿得美草猶呼其類共食之况君子得美道可不告其執友而共



學之乎何光區區仰告之勤而景仁却之之堅曾不  
熟察也來示云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言帝王  
中和之化行則陰陽和動植之類蕃非為一身除病  
也夫和者大則天地中則帝王下則匹夫細則昆蟲  
草木皆不可須臾離者也豈帝王則可行而一身則  
不可行邪人苟能無失中和則無病豈待已病然後  
除之邪夫養生用中和猶割雞用牛刀所益誠微然  
生非中和亦不可養也譬如用勺水滌一器景仁見  
而責之曰夫水之所以浮天載地生育萬物汝何得  
用之滌器如此則可乎不可乎又云孟軻養浩然之  
氣言榮辱禍福不能動其心非除病之謂也夫志氣  
之帥也苟不以中和養其志氣能浩然乎苟氣不浩然

司馬文正公

十一

蔡

則榮辱禍福交攻之終日戚戚隕獲充拙能無病乎  
孔子曰仁者壽又曰大德必得其壽彼仁與德捨中  
和能為之乎又云向之病誠猶飲食過中是過飲食  
之中非中和也光誠愚不知飲食之中非中和更為  
何物也光所願者欲景仁舉措云為造次顛沛未始  
不存乎中和豈於飲食獨捨之乎此則尤所不解也  
夫中和之道崇深闊遠無所不周無所不容人從之  
者如鳥獸依林去之者如魚鰕出水得失在此於彼  
奚損益焉而光重複反覆言之猶噓溫以助春吹寒  
以佐冬徒自困苦夫何為哉正身遇所忠愛不能自  
默耳夫己自未能力行而遽以強人此孔子所謂道  
聽而塗說且人之未見信也然景仁明如離朱中和



之益著於南山豈景仁所不能睹哉或者偶未之思  
耳曷者所蒙教誨何敢忘之但承其意不承其術謹  
當熟讀中庸以代素問巢原熟讀樂記以代考工記  
律曆志庶幾有得於桑榆啓發其端皆自益友之賜  
也至幸至幸至感至感不宣光再拜景仁七兄左右

荅兩浙提舉趙宣德屺書

光頓首再拜此見邸報聞先大資少保違去盛世驚  
怛惋痛衷懷如割以道遠無便無由發疏致慰昨晚  
兵人來忽辱示問并鄭君所為行狀欲令光作誌文  
光實何人望先公名德何啻倍蓰什百曷獲接待之  
久蒙知顧之厚今得論譔盛美自託不朽何幸如之  
顧以光不為人作碑誌已十餘年所辭拒者甚多往

歲有孫令以書見屬欲令光譔其伯父之翰碑光時  
復書叙不可為之故頗詳是後又辭王樂道曾子固  
等數家皆以此書呈之去年富公初薨光往弔酹其  
孤朝奉在草土中號哭自擲必欲使光作墓誌又遣  
人來垂詢至于三四光亦以所以語孫令者告之竟  
辭不為今若獨為先公為之則是有所輕重厚薄足  
下試以尊意度之謂光敢為之乎不敢為乎此則不  
待光辭之畢足下必盡察之矣况先公清節直道著  
於海內皎如列星決不沉沒它年所以取信於世者  
在國史列傳豈待光鄙陋之文然後彰彰乎方今群  
公文章高出於衆論議為人所信者何可悉數足下  
不求於彼顧遣使者自衢至洛走數千里專以相委



荷雅意期待如此之重乃敢仰違尊命俾使者虛返其為罪戾擢髮有餘所冀大君子聰明通恕知其非可為而不為也慚悚恐悸言不能盡光頓首

荅懷州許奉世秀才書

五月四日涑水司馬光再拜復書許君秀才足下去年十二月懷州人來蒙惠書自尔日欲因王判官寓書報謝俗事汨沒繼以國喪奔走京師往返殊無暇稽慢之罪固無所逃光性愚魯自幼誦諸經讀注疏以求聖人之道直取其合人情物理目前可用者而從之前賢高竒之論皆如面墻亦不知其有內外中間為古為今也比老止成一樸儒而已鄉屢聞王君具道盛美云道甚高學甚精孝悌隆閨門名義著鄉里

司馬文六十一

十二

蔡文

常延頸企踵唏仰聲采固非一日不意過聽遠詒之話言仍示以所述孝睦事迹夫孝悌者仁義之實敦睦者政化之本光以是闕足下之志固不待承顏接辭而後知之矣欽服欽服夫王韞窮山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珠潛深淵岸草為之不枯足下始進德修業但恐大名不免彰徹於世勿病人之不己知也光屬受詔守陳不久留於洛王君多泐牒在外今日暫見之來旦復出輒走此布區區草率不悉仍封舊注古文孝經一冊容易上呈庶達鄙志光頓首再拜

荅武功石令飛卿啓

光啓縣人來蒙示啓事千餘言大指以為明天子在上宜以時起佐萬一以澤斯民不宜專務自逸何足



下期待之過而責望之重也捧讀戰慄流汗及踵光  
聞君子擬人必於其倫仲尼聖人也自生民以來未  
之有也而足下語及不肖動輒以仲尼況之此雖甚  
愚不辨菽麥之人亦不敢當無乃重增不肖之罪而  
爲足下失言之累乎不可不可光自惟德行文學言  
語政事一無所長在稠人間僅及下中但事君不敢  
欺得官非智力所任者不敢輕受此固爲士者之常  
守無足言者而世俗閭閻之人處相與驚怪從而譽  
之光聞之每踧踖發慙不自知其何以致之蓋所謂  
名浮於實者也性蘊滯不曉時務比入苦衰疾不堪  
治民遂自乞冗負苟竊微祿以庇身憂於天子憐其  
無它惡直下才耳而嘗歷事三官今且昏耄無所用

溫公文集卷六十二

七十三

不忍棄捐俾之掌留臺道官月給錢粟而不責以職  
事如疲牛老馬尚以莖豆飼之不求其任重致遠脫  
其糾鞅縱之林野使之徜徉自適以盡其天年此乃  
天子至仁雖天地之覆載滄海之涵容未足以諭而  
草木魚蟲無一毫之益以報盛德乃光有負於朝廷  
而朝廷實無負於光也光豈敢養高傲世鈞名邀利  
邪光守中何所有而足下欲迫之使立朝廷佐下風  
邪且明天子在上進賢退不肖褒勤黜惰皆決於掌  
握爲人臣者身非己有如金在鎔泥在鈞惟甄冶之  
所爲用捨進退豈得自專邪竊恐足下誤信世俗之  
談而有是言也願勿以騏驥之皮蒙駑駘之背而策  
之使一日千里幸幸甚甚



與劉道原書

光再拜光少時惟得高氏小史讀之自宋訖隋正史并南北史或未嘗得見或讀之不熟今因修南北朝通鑑方得細觀乃知李延壽之書亦近世之佳史也雖於襍祥詼嘲小事無所不載然敘事簡徑比於南北正史無煩冗蕪穢之辭竊謂陳壽之後惟延壽可以亞之也渠亦當時見衆人所作五代史不使意故別自私著此書也但恨延壽不作志使數代制度沿革皆沒不見道原五代長編若不費功計不日即成若與將沈約蕭子顯魏收三志依隋志篇目刪次補葺別爲一書與南北史隋志並行則雖正史遺逸不足患矣不知道原肯有意否其符瑞等皆無用可刪

溫公文集卷六十二

四

後魏釋老志取其要用者附於崔浩傳後官氏志中氏族附於宗室及代初功三傳後如此則南北史更無遺事矣今國家雖校定摹印正中天下人家共能有幾本又遠必不傳於世又校得絕不精只如沈約叙傳差却數板亦不寤其它可守也以此欲告道原存錄其律歷禮樂職官地理食貨刑法之大要耳不知可否如何如何光再拜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六十三

書啓六

荅范景仁書

荅景仁書

韓秉國書

秉國書

荅韓秉國書

荅秉國第二書

三省咨目

密院咨目

與三省密院論西事簡

與呂晦叔簡二

陳

荅彭寂朝議書

荅范景仁書

光啓許人至得五日所賜書承氣體休佳至慰至喜示諭孔子孟軻亦病凡議論者以此所有佐彼所闕以此之是變彼之非告之以忠進之以直彼當察之以公受之以虛若饋獻之相益貿易之相資各得所求故可貴也光前獻樂議景仁已拒之今獻中和之論又不信若墨翟守千仞之城以待敵使光何自而入焉夫聚財異於用兵用兵則貴以勝聚財則貴多得今光屢有所獻皆不克納借使光肯伏其不勝然於景仁亦何所得哉豈可徒競無窮之辭請亦置是論處暑以來天氣頗涼慎護自愛而已不宣光再



拜景仁七兄足下

荅景仁書

光啓六月中於夢得處連辱兩書自爾以通鑑欲進御結絕文字日不暇給以是闕然久不修報計景仁雖怪之必知其非踈怠也光與景仁自皇祐中論樂迄今三十年筆舌往返前後非一今更欲竭肺腸以仰告亦止於陳言重複祇增煩瀆無益於析理也然景仁今書所詰責者亦不可不略自辨來示云光與胡阮前非李照今復主之光皇祐中所上聞者正以房庶妄改漢書以就私意謂景仁不宜信而從之近日所上聞者止爲景仁以今之本府尺即黃帝時尺恐不然至於音律高下素非光所習學實不曉其是非亦不知王李胡阮之相去幾律何嘗敢有所主有所非邪此則所不敢當也來示云經有注釋之未安史有記錄之害義理者不可不正此則誠然然須新義勝舊義新理勝舊理乃可奪耳如浴乎沂十月五星聚東井之類是也至於房庶所改漢書云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全不成文理豈可遽改舊書邪其餘則與景仁之意殊塗而同歸景仁以禮樂爲治國之大而不可慢光豈以爲小而可慢邪景仁吹律呂考鍾磬校尺量鑄黼斛以求先王之樂光謂先王之樂大要主於中和而已亦猶景仁謂衣有青赤黃白黑之異光謂主於溫而已矣景仁謂食有酸苦甘辛鹹之異光謂主於飽而已矣然則景仁豈能全



廢光之說光豈敢盡不用景仁之論邪彼諸家言樂者各有十二律五音更相是非如五方之人言語不通飲食不同各謂我是而彼非孰能正之從景仁之樂視之則王朴君臣民事物皆不相干李照皆失其位使二人復生於今日視景仁之樂未知其云何也若欲知其真是真非必有如伶倫后夔師曠者始能知之耳今既未有其人願景仁且以所著樂說與光書合藏之以俟後世必有知樂者能辨之也光之言止於此自今景仁更以樂論相示光亦不敢對也不宜光再拜

韓秉國書

維啓春氣斗温伏惟和相見之期竟未有定

司馬二十六十二

三

小文

殊增耿耿見與景仁書似怪鄙拙論議於公有所未盡者向讀中和論疑中字解釋未甚明然未敢決然以爲非也今試妄言煩公一閱是非幸復垂諭以解愚蔽胷中所欲言者非可以書盡惟冀自愛重而已謹手啓不宜維再拜君實資政閣下

秉國論

中之說有二對外而爲言一也無過與不及一也喜怒哀樂之未發漠然無形及其既發然後見其中節與不中節也故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中節謂之和人之心虛則明塞則暗虛而明則燭理而無滯應物而不窮喜怒哀樂之發有不中節乎中節則無過與不及矣有不和乎在易之卦虛其中曰虛爲



無

日為南方為火王弼解復其見天地之心云天地以本為心者也雷動風行運變萬化寂然至無是其本也春萌夏長秋落冬閉日月之行星斗之運此天地之迹可見於外者也張官置吏發號施令事功之修舉民物之茂遂此聖人治天下之迹可見於外者也若其所以迹者蓋莫得而擬議也凡物莫不有本此又眾本之所自出故曰大本九物不得其節則過與不及施於用則為蔽塞為睽乖為不行為患難無此四者和矣故曰達道明乎此者其見天地聖人之心乎

答韓秉國書

光啓丁通直來蒙賜書齊居安和至喜示諭見與

司馬文六十三

四

余

景仁書似怪論議有所不同此何言哉朋友道廢久矣光述中和論所以必欲呈秉國者正為求切磋琢磨庶幾近是耳豈欲秉國雷同而已邪聞秉國有論光不勝其喜故因景仁請見之何謂怪也然光至愚於秉國之論猶有所未達者請試陳之惟秉國擇焉秉國云中之說有二對外而言一也無過與不及一也此誠如論然中者皆不近四旁之名也指形而言之則有中者外指德而言之則有和此書以中庸為名其所指者蓋德也非形也如秉國所論則中庸應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及其既發謂之外不則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虛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乃相應也秉國又云虛則明塞則暗此誠如所論然所



謂虛者非空洞無物之謂也不以好惡利害蔽其明是也夫心動物也一息之間升天沈淵周流四海固不肯兀然如木石也惟賢者治之能止於一擇其所止莫如中庸故虞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也凡人固有無喜怒哀樂之時當此之際其心必有所在小人則追求嗜好靡所不之惟君子能自處於中庸之地不動以待事也大學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又曰為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謹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言所止各有在也荀子曰德操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能定能應夫是之謂成人亦言所定在於德也又曰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

溫公文集卷六十三

五

蔡

以知曰虛一而靜心未嘗不藏也然而有所謂虛不以所已藏害所將受謂之虛心未嘗不兩也然而有所謂靜不以夢劇亂其謂之靜然則虛者固不爲空洞無物靜者固不謂兀然如木石也凡曰虛曰靜曰定云者如大學與荀卿之言則得中而近道矣如佛老之言則失中而遠道矣此所以不好佛老者正謂其不得中道可言而不可行故也借使有人真能獨居宴坐屏物棄事以求虛無寂滅心如死灰形如槁木及有物熒然來感之必未免出應之則其喜怒哀樂未必皆能中節也曷若治心養氣專以中爲事動靜語默飲食起居未始不在乎中則物雖輻湊橫至一以中待之無有不中節者矣秉國又引王輔嗣解



復其見天地之心以證虛無為衆本之所自出夫万物之有誠皆出於無然既有則不可以無治之矣常病輔嗣好以老莊解易恐非易之本指未足以為據也輔嗣以雷動風行運變萬化為非天之心然則為此者果誰邪夫雷風日月山澤此天地所以生成萬物者也若皆寂然至無則萬物何所資仰邪天地之有雲雷風雨猶人之有喜怒哀樂必不能無亦不可無也故易曰雲行雨施品物流形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但動靜有節隱見有時不可過與不及過與不及皆為災害必得中然後和和然後能育萬物也自有天地以來陽極則陰生陰極則陽生動極則靜靜極則動盛極則衰衰極則盛否極則泰泰極則否若循環之無端萬物莫不由之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也皆天地之心然復者陽生之卦也天地之七德曰生故聖人贊之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言天地之道雖一往一來本以好生為心也易道幽深而輒敢妄為之解其罪甚大亦不自識其是與非也抑求之空言不若驗之實事竊聞秉國平日好習靜光不勝區區願秉國試輟習靜之心動靜語默飲食起居皆在於中勿須更離也久而觀其所得所失孰少孰多則秉國必自得之矣豈待光之煩言哉愚竈如此所不及者不惜更示不宜光再拜秉國資政五兄左右

答秉國第二書



光啓辱四日所惠書誨以所未諭幸甚幸甚書文甚多援據甚廣光欲一一條對則恐逐枝葉而忘本根徒費紙札視聽無益於進道是宜直指其大要而言之今光與秉國皆知中庸之爲至德而信之矣所未合者秉國以無形爲中光以無適與不及爲中此所謂同門而異戶也夫喜怒哀樂之未發常設中于厥心豈有形於外哉荀卿太學所謂虛靜定者非寂然無思慮也虛者不以欲惡蔽其明也靜者不以怵迫亂其志也定者不以得喪易其操也中庸所謂中者動靜云爲無過與不及也二者雖皆爲治心之術其事則殊矣今秉國合而爲一恐未然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孔子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道豈得寂然無思慮哉苟爲不思又不慮直情徑行准聖人亦恐喜怒哀樂不能皆中節也中庸所謂誠者天之道言聰明睿智天所賦也誠之者人之道言好學從諫人所爲也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謂聖德之已成者也擇善而固執之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謂賢人之好學者也人一能之己百之謂愚者之求益者也夫不歷塊堦不能登山不泐江河不能至海聖人亦人耳非生而聖也雖聰明睿智過絕於人未有不好學從諫以求道之極致由賢以入於聖者也故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至於七十然後縱心所欲不踰矩以孔子之德也



猶力學五十有五幸乃能成其聖况它人不學而能之乎若謂聖人生知自天必不可及則顏子何為欲罷不能孟子何為自比於舜哉舜戒群臣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使舜生而聖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夫又何弼哉詩稱文王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言其性近於道處師弗煩在傳弗勤非謂不學而不諫也光前書論中已備矣恐秉國尚未詳覽而熟察也光前書云願秉國動靜語默飲食起居皆在於中勿須臾離也久必得之矣秉國亦常留意采其言乎今有人饋食於吾二人者吾二人未嘗而先爭之一人曰鹹一人曰酸曷若相與共嘗則知其味矣又有饋藥於吾二人者吾二人未服而先爭之一人曰寒一人曰温曷若相與共服則知其驗矣中美食也良藥也光願與秉國強勉而試行之師曠曰秉燭之明與夜行吾二人雖老矣繼今而猶學庶幾其有益也往來之言奚以多為光再拜

三省咨目

光比日牽強入朝欲與諸公商議數事負其短拙以求采擇無何上下馬不得須至在朝假謹具咨目如左當今法度所宜最先更張者莫如免役錢不惟刻剥貧民使不聊生又催得四方無賴浮民使供百役官不得力為今之計莫若盡罷免役錢依舊差役民間息育者什已七八若慮逐處利害不同即委諸路轉運司及州縣具未便事理申陳朝廷更為相度別



立一州縣勅施行第一不可委提舉司相度彼雖本職藉賴役錢如魚之有水安肯放免必來沮難無疑也光見欲作一文字奏聞若降至三省望諸公同心叶力與贊成如此行之可以除久弊蘇疲民凡法久則難變此法行之已十五年下戶雖愁苦上戶頗優便常情論議已是非不一若不於此際決志改之恐異日遂為萬世膏肓之疾公家不得用民力貧民常苦富民常優矣朝廷今欲整治天下蘇息疲民先須十八路各得好監司一兩人忠厚曉事憂民忘私使之進賢退不肖興利除害朝廷於本路事有所不知問之則以實對委之措置則不至乖方然後可以倚仗為耳目股肱也苟非其人則百事倒置矣前日所

司馬文六十三

九

草置司資格及委官薦舉文字不知諸公曾徧見未若如此可行則早告進呈施行然立格為易守格為難既出指揮已後願諸公堅執此格勿自墮壞始為有益也早勢可懼若春更不雨必成大飢不可不預為之備國家所賴為根本者莫若農民農民者衣食之原國家不可不先存恤也欲加存恤莫若察其乏食之初早加賑贍使各安土不至流移官費既省民不失業此上策也若已流移官雖作擘畫散米煮粥徒聚為餓餓無益也為今之計莫若預先將常平斛斗在州縣者十分中支撥一分充賑貸米委州縣檮管許一面支破常切覺察鄉村人戶有闕食者許經本縣投狀據口數多少老小出給曆子每五七日一



次赴縣請領口食先從下戶為始縣亦置簿拘管請却之數如此救接直至成熟日即一切任支却令還納所貸元數更不取利息如此始是實惠弋俊已獲未聞賞獲之者其將官討捕者不無擄擾宜早罷之前日蔡尹來言開封有巨盜朝廷有募人能禽之者賞以班行今既禽之止賞以錢孔子稱去食去兵無信不立聖朝政令豈當如此諸公更筭其多者范景仁當仁宗不豫未有繼嗣天下寒心莫敢啓口之時獨能首建大議以安宗廟社稷章十九二除官不拜可謂以身徇國之臣其功不在文富之下今文富重賞景仁獨不露及此太皇太后亦應知其功大願諸公進呈秉國文字時詳為敷奏乞優與推恩前日康

公六十三

十

前宣諭上封事異等者宜略加旌賞此乃聖朝美光有看詳封事曆二卷官職姓名及所言事一一有之願諸公同於其間選擇才識出眾者具姓名敷奏量加褒異以成聖志

密院咨目

光比日曳病入朝只為欲與諸公商議數事於簾前敷奏終不能得聚聽今光飲食日減不能造朝未知幾時復得瞻望顏色須至具咨目如左呂大忠言夏虜乍恭乍驚由私市公行故也其延慶侵疆有害無用終當與之然今日未可與也俟大忠到官審察事勢先奏乞嚴禁私市不過年歲間彼必屈服遣人來祈請然後朝廷下詔曠然歸以侵疆赦其罪戾自合貢賜



往來一切如故此策大善請明公更召見詢訪其詳  
然如光愚見若只如去夏約束鞏門行開則大是  
悠悠徒為玩令一無所益須別立法云應漢戶熟戶  
與西人私相交易者正犯人處斬妻子送江准編管  
粉壁曉示許人陳告即時給係省錢五十貫充賞本  
地分巡檢寨主監押並衝替仍令經略司本州常切  
覺察如此逐處行却一兩箇方能禁絕若西人如往年  
興兵壓境以脅慶州劉忱持亦莫之聽但堅壁清野  
使自疲弊而去河東經略司總領二十餘州軍邊面千  
餘里地接二虜前府之重孰過於此而以吉甫處之  
果能稱職否且如昨者此虜侵火山地不與於初累  
石時便令撤去彼若放箭我射何傷仍明據道哩

龍公上

十一

行文牒痛加詰責云當秦朝廷問諸北朝今朝亦  
不共理會示之以弱但恐春暖虜獨於得志以為南  
朝易與大興徒衆廣有占割朝廷亦坐視無知之何  
土地者國之本若虜惟意所欲無問多少要取便取  
成何國家此由邊帥不能防微杜漸故漸崇自乞楊  
州諸公何不早許之別擇老成重厚有膽略者以代  
之子厚方欲措置熙河為經久之計而元帥乃一方  
頭目其人豈高材英器憂國忘家者邪願早易之勿  
致敗事御史所言保甲罷按閱甚當宜代之彼得三  
時務農豈顧此微茫賞物而省國用不少但與逐旋  
置庫量留此小金帛過冬教詩委令佐選絕藝者賞  
以銀楮子銀盃綵段如與人班行雖云猥賤亦是國



家命官豈可如泥土與人其出等事藝及正長教人及分數欲更不與班行正長所分難接解也前日見駕部來白沙苑地狹不能容京西所送騾馬且彼無牡馬徒多養騾馬何為恒使之積死可惜耳欲令京西未發者皆烙退印還民已發者令沙苑估價出賣如何若可取望早指陣然監牧亦不可不一面早差官相度興復漢唐都長安故養馬多在汧隴三輔之間國家都大梁故監牧在鄆鄭相衛許洛之間各取便於出入故也合宜且復近處一二監各有舊基故也子厚常言軍賞誤何時當與裁減改正邊人立小功者宜勿賞此宋景所以安開元也封事大約已遍止有兩復吏云其籤子厚欲有去取既難得令彼亦無大利害但請子厚欲去者去之餘令進入早結絕

與三省密院論西事簡

不和西戎中國終不得高枕光所上芻蕘果有可采否縱未欲遽以侵地歸之且早下一詔數其不賀正旦生辰及登寶位臣禮不備諭以天子新即位務崇寬大曠然赦之自今貢奉賜予宜皆復舊規但不責其必來獻地分畫疆界而已令保安條與如此則彼此相弥縫且有名又不失大體不乘此際為之萬一彼微為邊患或更出不遜語愈難處置願諸公筭其多者

與呂晦叔簡



光啓自晦叔入都及得共事每與僚案行坐不相離未嘗得伸悃悞雖日夕接武猶隔闊千里也今不幸又在病告杳未有展覲之期其邑邑可知光平生有國武子疾好盡言以招人過遇庸人時或妄發以取恨怒况至交益友豈敢逆懷情不盡乎晦叔自結髮志學仕而行之端方忠厚天下仰服垂老乃得秉國政平生所蘊不施於今日將何俟乎比日以來物論頗譏晦叔慎嘿太過若此際復不廷爭事蹉跌則入彼朋矣願慎旃慎旃光誠不肖豈敢以憂國為已任然昨日富家之諭已上聞矣光自病以來悉以身任醫家事付康惟國事未有所付今日屬於晦叔矣

又

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但性不曉事而喜謔

致忠直踈遠讒佞輻輳敗壞百度以至於此今乃矯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謝世反覆之徒必詆毀百端光意以謂朝廷持宜優加厚禮以振起浮薄之風苟有所得輒以上聞不識晦叔以為如何更不煩荅以筆札 宸前力言則全仗晦叔也

荅彭寂朝議書

光啓辱書獎借太過期待太厚且愧且懼殆無所容光稟性甚愚求道多蔽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皆不造人齷齪廉謹自守而已不意時俗妄加虛名如火附螢如膏汚衣潛迹前澣不知所避固微生之不幸未嘗敢取以為已有也屬者朝廷誤賜甄擢俾待罪政



府辭不獲命。黽勉就職。每內訟。非據如藉。疾藜素與足下未嘗得接聲采之熟。陪從容之。乃能不遠數千里。教所以不及。非光無似。克堪大賜。乃足下愛君仁民之志。勤懇切至。不暇擇其人之可否。而語之也。銜荷盛德。刻骨不忘。謹當實藏。時取伏讀。以自警策。庶幾少副萬分之一。譬如駑馬。聞騏驎嘶鳴。不自量度。踴躍躡躅。亦欲疾步而從之。殊不知執景遺風。雖破骨絕筋。而不可及也。雖然。朝廷近發詔書。溥覃四海。雖市廛畎畝之民。皆得直上封言事。足下位為朝大夫。任為部刺史。於朝政關。失民間疾苦。願不惜以時上聞。後禁中降出。得與諸公詳議。協同者。即行之。幸甚。幸甚。不宜光再拜。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六十四

序一

送同年郎兄景微歸會稽榮觀序

顏太初雜文序

名苑序

送李揆之推官序

諸兄字序

送李子儀序

越州張推官字序

馮亞詩集序

送孟軻宰宜君序

送丁浦江序

溫公序

古文孝經序解序

王內翰贈商雒寵主簿詩後序

并州學規後序

送胡宗夫序

送通山郝令序

敘清河郡君

送同年郎兄景微歸會稽榮觀序

進士此科見重於時久矣自兩漢而下選舉之盛無與焉比延至收鬻給役之徒皆知以為美尚是以得之者矜夸滿志焜耀於物如謂天下已若也亦何惑哉賢者居世會當蹈仁履義以德自顯區區外名豈足恃邪郎景微與余周旋甚悉余備知之其為人



剛不可絞柔不可犯和易以為樂節正以為禮由七  
品官舉進士一上中選可謂美矣然未嘗有偃蹇之  
容自滿之意或未識者卒然遇之尚不知其為舉人  
又焉知其有科級邪所謂以德自顯者殆無過此乎  
家君與尊諫議景德中同年登第在朝廷最名相善  
余又與景微以蔭籍同官借舉進二送名於天府覆  
試於南廟以巨登第未嘗異處古人有言朋友出親  
如我比者固不踈矣今將泛舟南下拜親于越謂余  
必以文序別余誠荒陋非不為辭顧以非余無能紀  
其實美者故直書以贈之時景祐五年季夏司馬光  
序

顏太初雜文序

天下之不尚儒久矣今世之士大夫發言必自稱上  
儒儒者果何如哉高冠博帶廣袂之衣謂之儒邪幸  
簡伏冊呻吟不息謂之儒邪又况黠墨濡翰繼製綺  
組之文以稱儒亦遠矣捨此勿言至於西漢之公孫  
丞相蕭望之張禹孔光東漢之歐陽歙張酺胡廣世  
之所謂大儒果足以充儒之名乎魯人顏太初字醇  
之常憤其然讀先王之書不治章句必求其理而已  
矣既得其理不徒誦之以誇詭於人必也蹈而行之  
在其身與鄉黨無餘於其外則不光不先王之道  
猶擊如也迺求天下國家政理風俗之得失為詩詞  
洎文以宣暢之景祐初青州有以荒淫放蕩為事  
慕嵇康阮籍之為人當時四方士大夫樂其無名教



之物翕然效之浸以成風太初惡其爲大亂風俗之本  
本作東州逸黨詩以刺之詩遂上聞天子亟治牧罪  
又有鄆州牧怒屬令之清直與己異者誣以罪榜掠  
死獄中妻子弱不能自訴太初素與令善憐其冤死  
作哭友人詩牧亦坐是廢於時或薦太初博學有文  
詔用爲國子監直講會有御史素不善太初者上言  
太初狂狷不可任學官詔即行所至改除河中府臨  
晉主簿太初爲人實寬良有治行非狂人也自臨晉  
改應天府戶曹掌南京學卒於睢陽舊制判司簿尉  
四考無殿負例爲令錄雖愚懦昏耄無所取者積以  
年數必得之而太初才識如此舉進士解褐近十年  
卒不得脫判司簿尉之列以終身死時蓋年四十餘

區公六四

二二

天喪儒者使必至於大壞乎將犬吠所恠黎黎者必  
見鋤也何其仕與壽兩窮如此世人見太初官職  
能動人又其文多拍許有疵病者所惡聞雖得其文  
不甚重之故所弃失居多余止得其兩卷在同州又  
得其所爲題名記今集而序之前世之士身不顯於  
時而言立於後世者多矣太初雖賤而天其文豈必  
不傳異日有見之者觀其後車詩則不忘鑒戒矣觀  
其逸黨詩則禮義不壞矣觀其哭友人詩則酷吏愧  
心矣觀其同州題名記則守長知弊政矣觀其望仙  
驛記則守長不事腐傳矣由是言之爲益豈不厚哉

名苑序

孔子稱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乃至於



百姓無所措手足其矣聖人重名之至也劉子政述  
九流有名冢者流曰尹文子公孫龍子等凡七家尹  
文子今存其術雜黃老刑名之言耳餘書更歷久遠  
世鮮傳之今有孫氏釋名蓋亦其類也昔者魯哀公  
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周人以粟曰使民戰栗孔子  
聞而深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戒其  
後復為也兩漢以來儒者務為此態旁貫曲取紆絆  
蔓說至有依聲襲韻強為立理誠可閤笑者甚眾此  
非宰我粟社之比邪今釋名之文亦猶是矣抑亦失  
聖人之旨遠哉愚嘗念之久矣間因觀經傳諸書有  
可以正名者因訂之竊以為備萬物之體用者無不  
於字包眾字之形聲者無過於韻今以集韻本為

溫公六十四

先以平上去入眾韻正其聲次以說文解字正其形  
次以訓詁同異辨其理次以經傳諸書之言證其實  
命曰名苑其有法制云為時遷物變者亦略敘其公  
革欲人知其源流變態云爾至於魚蟲草木之類雖  
纖苛煩碎非忼慨君子所當用心然亦重名之一節  
爾至於正三才道德禮樂善惡直偽之名輔佐世治  
其功亦不細哉謂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  
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將來君子好學樂道庶幾亦  
有取焉

送李揆之推官序

古者朋友將別必有言以相贈與與也近世多為之  
序序者其亦贈處之道歟然世俗失之往往崇虛辭



相歎譽曾無一言以爲規是豈昔人贈處之道哉愚以爲朋友之道譽其善規其過尊譽而不規路人而聚處飲酒於市道者耳光於揆之非直同官而已實朋友也於其行又可無言以贈之揆之名相子孫聰達有美才習於時務觀其行能殆無所復擇矣然爲之友者猶舉其毛髮之闕而告之誠欲就其全也夫人非至聖必有短非至愚必有長至愚之難值亦猶至聖之不世出也故短長雜者舉世比肩是也是以君子之取人也不求備稱其善不計其惡求其工不責其拙如此故人竭其用而悅從之怨憎不至而功業榮焉然則垢面而瞋皆操耒而胥靡者尚未可輕辱而易視也禹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堯禹以爲

溫公六十四

五

難則凡人安得謂之易人事常不可測夫又詎知操耒者不爲阿衡而胥靡者不爲傅說若之何其可以心目斷也竊嘗聞之夫智者攘患常於至微著而壞之則無及已昔智伯一會而辱二主一臣以成臺臺之禍以智伯之強人莫之害失一言於樽俎之際其禍章章如此况無其勢取悔易矣夏書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足下行矣慎之智或召災敏或賈禍愚不可忽鄙不可侮是皆無損於人不宜於身勉之哉時思鄙言光之贈畫此而已未知足下復何處我也慶曆乙酉歲二月庚戌序

諸兄子字序

余兄子十四人大抵未字皇祐二年告歸過家徧爲



之字皆附其名以寓訓焉京字元宗京大也孟子曰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爾姑大其德乎然後宗有所亢矣亮字信之孔子稱去食去兵而信不可去信者行之本也稟字從之從順也君子在家則稟於親出則稟於君無所不用其順焉夫順者天之所助也元字茂善元者善之長也勉善不已能無長乎育字鱣之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况其邇者乎良字希祖詩去母念爾祖聿修厥德君子修德以爲祖也可不勉乎富字希道智者富於道愚者富於賄爾其勉於智乎齊字居德齊中也孔子曰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居德以中奚適而不利哉方字思之方道也孔子曰道不遠人苟思之精行之勤則道何遠之有哉

溫公文六十五

六

從

爽字成德爽明也明敏辯智天之才也中和正直人之德也天與之才必資人德以成之與其才勝德不若德勝才故願爾勉於德而已矣衮字補之君子之事上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異日爾仕於朝當以仲山甫爲法乎章字晦之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然則欲道之章者其惟晦乎齊字襲美詩云夙興夜寐毋忝爾所生弁世之美將待爾而襲之可不勉與裔字承之爾於昆弟中爲最幼承祖之美者捨爾尚誰任哉嗚呼朝夕不離於口耳者名字而已爾曹苟能言其名求其義聞其字念其道庶幾吾宗其猶不爲人後乎

送李子儀序



寶元中光從事在華子儀僑居州下始得從之遊竊嘗與僚友議曰人之裕於才者或褊於行豐於行者或歎於才要之不能得兼若子儀者才如是行如是他日吾屬其敢望乎間二年子儀升進士第名聲暴灼於縉紳間光聞之喜曰所期果不負矣又五年光與子儀俱官太學下日夕相從講道甚樂不幸子儀遭先府君憂去職服除來還則光去遷他官雖不得亟見然慕重其為人常若在旁也皇祐三年丞相文公出鎮許昌士大夫願從後車以自効於幕下者甚衆公無所取獨與子儀俱夫以文公之明且公而子儀獨應其選其不輕而重可知矣論者猶謂子儀不當舍中都遊外方夫玉巨用之則為璧為圭司馬文六十四與珪七則為環為玦王能明潔潤澤而已矣璧與圭環與玦唯工者之所為玉豈能自制哉行矣子儀君子之道猶玉也亦烏適而不見貴乎陝郡司馬光序

越州張推官字序

天下之事未嘗不敗於專而成於共專則隘隘則睽睽則窮共則博博則通通則成故君子修身治心則與人共其道興事立業則與人共其功道隆功著則與人共其名志得欲從則與人共其利是以道無不明功無不成名無不榮利無不長小人則不然專己之道而不能從善服義以自廣也專己之功而不能任賢與能以自大也專己之名而日恐人之勝之也專己之利而不欲人之有之也是以道不免於蔽功



不免於措名不免於辱利不免於亡此二者君子小人之大分也陝郡張君名共才甚美行甚修舉進士登上科今從事於浙東光辱與張君為同鄉人習其為人固久竊以為古者名於親而字於朋友字必附名而為義焉光是敢輒廣其名之義而字曰大成以勉之異日張君克充其名顯裕光大庸可量哉

馮亞詩集序

文章之精者盡在於詩觀人文徒觀其詩斯知其才之遠近矣陝人馮亞字希顏學詩於處士魏野偏得其道潘道遙深重之未四十而終魏詩大行於時亞詩去魏不遠而所傳者鄉曲而已所以然者中魏之壽亞之夭歟豈非公知杭州亞子噩以其先人詩集請因杭工刻諸板而傳之余以為世俗不能識古貴者難得而賤於飽聞不若藏之於家有同志者誦而寫之則雖欲勿傳安得不傳若刻之於版有不知文者或敢譏評其臧否衆心無當從而和之是隕夫子之盛名也不果刻序而歸之

送孟顥宰宜君序

天之所以賜人賢不肖之分曰心智而已矣故它可能也心智之數明強識不肖者竭力無以及焉仲習為夏縣尉封域之內山澤之夷險道塗之遠邇邑落之疎密無不歷歷

宰數百人民踰萬室

之里因倉之數皆能

不能乘吏卒之名氏

性行之善惡家貲

修列而詮次之凡



而仲習小大畢舉如指諸掌抑可謂散明而強識矣  
國家謂親於民事者無若令於三王之世伯子男之  
職也而以資秩久次爲之甚無謂乃詔二千石舉明  
達政事者充其官仲習以是得宜君令夫爲政者忠  
於不知民之情僞下之得失上蔽下壅故賞罰糾紛  
而不治今仲習之精力乃如此以從小人之政是猶  
激疾風以振鴻毛委洪波以滅炬火不足言者異日  
居相府立柱下總天下之圖書承明主之顧問應答  
如響畫地成圖亦誰得居其右哉戊寅歲僕與仲習  
同登進士第辛巳歲僕以憂去官歸鄉里日從仲習  
遊睹其強識未嘗不容嗟駭服故於其行也書以贈  
之

送丁浦江序

始僕爲兒時家於壽之安豐浦江以年少氣健  
屬文聞於縣中家之父兄皆祝僕曰他日得如丁君  
足矣及壯侍親之吳浦江爲掾於潤州人稱曰丁君  
爲治精敏肅給凡州之僚吏無與比者僕乃知丁君  
非徒以文自高又能以政自力信乎其才之周也謂  
其此去而升美仕若巨河之決駿馬之逸沛然莫之  
能禦也間九年復相遇於京師則猶服故時藍衫守  
銓門求一官磳然久之乃得發之浦江同時輩流及  
後來者仕官率居其右矣僕然後喟然歎曰才乎才  
乎信不足恃者邪抑又聞之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  
必先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浦江近是乎况浦江



齒尚壯志尚銳以斯之才而濟之以無倦則德業之  
涯未易前知也於其行聊序以勸之

古文孝經指解

聖人言則為經動則為法故孔子與曾參論孝而門  
人書之謂之孝經及傳授滋久章句寢差孔氏之人  
畏其流蕩失真故取其先世定本雜虞夏商周之書  
及論語藏諸壁中苟使人或知之則旋踵散失故雖  
子孫不以告也遭秦滅學天下之書掃地無遺漢興  
河間人顏芝之子得孝經十八章儒者相與傳之是  
為今文及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古文始出凡二十二  
章當是之時今文之學已盛古文排擯不得於學  
官獨孔安國及後漢馬融為之傳諸儒黨同於異

文六十四

偽疑真是以歷載數百而孤學沉厭人無知者隋  
皇中秘書學士王逸於陳人處得之河間劉為之  
作稽疑一篇將以興墜起廢而時人已多譏笑之者及  
唐明皇開元中詔議孔鄭二家劉知幾以為宜行孔  
廢鄭於是諸儒爭難逢蠹起卒行鄭學及明皇自注遂  
用十八章為定先儒皆以為孔氏避秦禁而藏書臣  
竊疑其不然何則世科斗之書廢絕已久又始皇三  
十四年始下焚書之令距漢興纔七年耳孔氏孫豈  
容悉無知者必待恭王然後廼出蓋始藏之時去聖  
未遠其書最真與夫他國之人轉相傳授歷世踈遠  
者誠不侔矣且孝經與尚書俱出壁中今人皆知尚  
書之真而疑孝經之偽是何異信贈之可啗而疑角



之不可食也嗟乎真偽之明瞭若日月而歷世爭論不能自伸雖其中異同不多然要為得正此學者所當重惜也前世中孝經多者五十餘家少者亦不減十家今祕閣所藏止有鄭氏明皇及古文三家而已其古文有經無傳案孔安國以古文時無通者故以隸體寫尚書而傳之然則論語孝經不得獨用古文此蓋後世好事者用孔氏傳本更以古文寫之其文則非其語則是也夫聖人之經高深幽遠固非一人所能獨了是以前世竝存百家之說使明者擇焉所以廣思慮重經術也臣愚雖不足以度越前人之曾臆闕望先聖之藩籬至於時有所見亦各言兩心之義是敢輒以隸寫古文為之指解其今文舊注有未盡者引而伸之其不合者易而去之亦未知此之為是而彼之為非然經猶的也一人射之不若衆人射之其為取中多也臣不敢避狂僭之罪而庶幾於先王之道萬一有所裨焉

文六十四

十一

王內翰贈商維龐主簿詩後序王詩云織女峯前貧主簿黃姑巖下舊詞臣久棲枳棘方思替護戴貂蟬不是真六里青山雲簇簇一條丹水石磷磷春來竟夢應相似同是帝城東畔人

至道初今觀文殿大學士始平公先君子贈中書令諱為主簿商維王公時自中書舍人謫官商州王公以文章獨步當世久官已通顯於朝又剛簡峭直固



庭第其名未嘗在一二人之後則字夫文辭可知矣其試於有司也光不佞尸其事得竊觀其論策蓋非特文辭之美也迺能發明聖人之淵原叶於古而適於今信乎其言能中於道者邪言既中於道矣自今日以往天子將又試之以事異日字夫能擴其道以充其言則天子將引而置之卿相之位庶幾乎元凱之功復見於今日矣嗚呼天子一更法度復古之道其功業之歸迺巍巍如是豈不偉與噫是道也不難至在字夫勉之而已矣

送通山郝令戴序

通山郝明府年四十餘父嘗舉進士老而無成以其志之不獲也雖子登進士第仕至長吏終歎歎不自足明府亦以親之不怡也不以仕為榮乃詣闕上書請致仕而為其親旬一官朝廷雖嘉其意以無故事不之許明府將之官戚戚若受謫者且曰通山道險遠吾親必不肯行將留妻子侍吾親而單車之官至則復請期於成吾志焉明府於光母黨也光聞其言瞿然慙曰嘗聞古之人仕以為親非為身也若明府之仕其真無意於身者邪如光者祿既不及於親而又無補於君役然耗廩食以飽妻子留而不能去得不為君子之罪人邪嗚呼明府誠可頌而礪世人矣嘉祐八年八月十六日涑水司馬光序

敘清河郡君元豐六年

清河郡君張氏冀州信都人禮部尚書致仕存之女



不妄與人交。然令君以九品官與相往來。王公贈詩。意好款密。其令君爲人可知。已至和初始。平公以前。相國在鄆。從容出王公詩。示光曰。先君嘗有德於商。雖吏民至今思之。其辭牒判署。猶有寶蓄存者。而兄今守商州。爲我刻王公之詩於商。雖以慰吏民之心。光曰。諾。退而序其事。并詩往刻焉。

### 并州學規後序

天下所以化在於學。百官所以治在於法。然則學爲化原。法爲治本。茲二者又可忽歟。前牧韓公。旣徙學而廣之。又取法於太學。及河南大名。京北府。蘇州。除苛補漏。以爲新規。今牧龐公。懼學者寢久而寢忘之也。廼命刻著于石。嗚呼。是規也。存雖屋不加美食。不加豐生。徒不加衆。猶爲學興也。是規也。亡雖列屋萬區。糗糒如陵。生徒如雲。猶爲學廢也。後之人。司是學者。可不慎與。年月日。具官司馬光序。

### 送胡宗夫序

舜之取士。敷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考其言中於道。試之事克有功。然後用之。故能舉十六相。恭己不爲。而天下大治也。近世取士。不然。一決之以文辭。噫。文辭豈能盡取士之道邪。天下病是久矣。明天子知之。廼詔有司。自今進士高第。皆先試之。小官使知爲下之勞。而熟於民之疾苦。然後察其功。而舉之。雖置以爲卿相。無不可者。嗚呼。此誰發哉。乃舜之業也。晉陵胡宗夫。以進士貢於州。試於有司。覆於天子之



端明殿學士司馬光之妻也年十六適司馬氏夫登  
朝封清河縣君及為學士改郡君年六十元豐五年  
正月壬子晦終於洛陽三月辛巳晦葬涑水先塋君  
性和平敦實自始嫁至于瞑目未嘗見其有忿懣之  
色矯妄之言人雖以非意侵加默而受之終不與之  
辨曲直已亦不復貯於懷也上承舅姑旁接娣姒下  
撫甥姪莫不悅而安之御婢妾寬而知其勞苦無妬  
忌心嘗夜濯足婢誤以湯沃之爛其一足君批其頰  
數下而止病足月餘方愈故其沒也自族姻至於厮  
養無親疎大小哭之極哀久而不衰咸出於惻怛非  
外飾也內外無一人私議其短者茲豈聲音笑貌之  
所能致邪平居謹於財不妄用自奉甚約及余用之  
司馬文六十四

以賜親戚之急亦未嘗吝也始余為學官笥中衣無  
幾一夕盜入室盡卷以去時天向寒衾無續絮不至  
無衫以見之余不能不嘆嗟君笑曰但願身安財須  
復有余賢其言為之釋然近世墓皆有誌刻石摹其  
文以遺人余以為婦人無外事有善不出閨門故止  
叙其事存於家庶使後世為婦者有所矜式耳









